



## 前 言

明朝自洪武元年(1368)建国,迄崇祯 17 年(1644)灭亡,前后 276 年。共有 16 位皇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除二祖之外,万历帝也是明朝历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的皇帝。

万历帝,即朱翊钧。他是嘉靖帝之孙、隆庆帝第三子、明朝第 13 位皇帝,终年 58 岁,在位 48 年,年号万历,庙号神宗。史称明神宗。本书为与书名保持一致,行文中一律以年号代称。

万历帝按寿命长短说,在明代皇帝中,他排在第四位。如果按在位时间计算,他不仅是明代享国最久的,而且是自三代至清朝为止几千年中,在位 40 年以上的 12 位帝王之一。

万历一朝历时 48 年,约占有明一代的五分之一,跨越两个世纪,从公元十六世纪 70 年代之初开始,至 17 世纪 20 年代为止。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之中,封建社会制度开始没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即将诞生。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发展到晚期,“天崩地裂”,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时代脉搏跳动空前激烈,新旧碰撞波澜起伏,社会生活色彩多样。翻开万历朝的历史画卷,映入人们眼帘的有两组画面:

一组是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先导、以农村经济结构历史性



变革为标记的社会经济 ,迅速发展 ,新兴市镇林立 ,商业空前繁荣 ,生机勃勃 ,千姿百态。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推动。

另一组画面 ,是国内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 ,轰动性的大事变层出不穷 ,令人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在这组画面中 ,有的开始有声有色 ,最后又冷酷无情 ,如张居正改革。有的使人迷离不清 ,如“国本”之争。有的威武雄壮 ,如出师援朝抗倭。有的又惨不堪言 ,如矿税使之祸和“三饷”加派。有的又像暴风骤雨 ,如辽东战争。这组画面的出现 ,则与万历帝的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而且事关明王朝的败亡。

我在《天启皇帝大传·后记》中 ,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 :“封建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按理说 ,天启朝所有的大事 ,都是天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写天启皇帝的传记 ,当有别于写天启朝的历史 ,而又不能离开天启朝的历史。”万历帝虽然与天启帝大不相同 ,但现在看来这个想法 ,还是基本上适用于“万历帝”。在明代 276 年的发展过程中 ,万历朝在政治上、军事上没有太多可以值得称道的 ,甚至带有许多落后腐败的因素。然而也有它辉煌灿烂的一面 ,特别是在经济、文化上。万历帝一生的活动 ,不能等同于万历朝的历史 ,成为那段历史的简单翻版。但又不能离开那段历史。否则 ,就不可能透过他的活动 ,揭示他所处的时代与环境 ,认识那段历史的发展概貌 ,从中探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发展的运行轨迹及其内在规律。他本人的是非功过 ,也无从谈起。

为了全方位展示万历帝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思想风貌 ,使之有血有肉 ,形象丰满 ,首先必须紧紧抓住他的个性特征 ,并把它作为一条基本线索 ,自始至终贯串于全书之中。



这是衡量任何一部帝王传记成败的关键所在。

万历帝的个性特征,究竟是什么?

对此,学界说法不一。

为了探明这个问题,不可不将万历帝 48 年的思想变化脉络,做一个粗略的分解: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逝世以前,是万历帝承业治国的辉煌阶段。他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处处予以信任、支持,虚心接受辅导,励精图治,刻苦读书,勤于视朝。而且君臣思想基本共识,行动大体一致,上下合力,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换来了万历初年的安定与发展;

自张居正逝世至万历 20 年“三大征”以前,万历帝在思想上开始大变化,在行动上出现大倒退,往日少年天子的风采已经不复存在。这时,他一方面因惧怕皇权受到削弱,为了垂戒“威权震主”,反对故相张居正,废除他们的改革政策,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复旧,社会故态复萌,各种矛盾重新激化起来,经济秩序趋于混乱。明王朝由治变乱,从此开始。另一方面,他本人开始抛弃励精图治,渐渐嗜酒、恋色,从此,深居简出。从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以后,经常以“病”为由,不亲郊庙,传免视朝,停止讲读,停发章奏。内治由此不修,朝纲日益废弛。

从万历 20 年迄万历 48 年,万历帝几乎全面停止视朝、讲读,章奏留中不发,缺官严重而不补。成年累月身居大内,一方面自谓“服药调理”,一方面更加贪恋酒、色和财货。以致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全面失常。经过三次战争与“开矿榷税”,国库空虚,而内府之积充盈。万历帝“万事不理”,又导致廷臣门户之争加剧,吏治彻底败坏,将校更加无能。至明军兵败辽东,复加全国田赋,于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



安。终于把明王朝推入了绝境。

但是,万历帝无论如何变化,如何由勤变懒,也无论社会秩序如何由治变乱,有一点他是始终不变的:“乾纲独揽”,一直紧紧抓住大权不放。早在万历元年(1573)二月,万历帝就说:“若用舍子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在48年的帝王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一条。可谓操权有术。

万历时,人们对万历帝有许多评论,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点:

“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

“臣知陛下之病”在:“嗜酒”、“恋色”、“贪财”、“尚气”。

“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一曰好疑”；“一曰好胜”；“一曰好货”。

通过上述对万历帝48年思想变化的简单勾画,结合时人对万历帝的评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

万历帝的个性特征,最本质的是一个字:贪。并把它运用到各方面。

政治上贪权。所以“专权之疑,深中帝心”。旧相高拱因此而被罢,故相张居正因此而身已歿、名再裂;冯保因此被降发南京;其后内外廷因此而“无人”。

经济上贪财、好货。所以派矿税使四出。所谓“矿税法之争”,实质是反对万历帝争夺国税。

生活上好逸,也就是贪生。所以几十年小病大养,晏然深宫。同时又贪酒、贪色。

思想上贪图名誉。嫌皇长子朱常洛是“都人子”,所以迟迟不立为皇太子,使“国本”之争旷日持久。同时尚气、好疑、好胜,心胸狭窄又好面子,争强斗牲。



概括起来说,也就是“五不”、“三好”、“一坚持”,即:不亲郊庙、不见群臣、不御朝讲、不批章奏、不补缺官;好财、好酒、好色;坚持威福不下移,始终把住大权。

当然,这样说并非全盘否定他。他虽然没有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也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他有心计,凡事不受人摆布,始终自操权柄。从皇帝的角度而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将以晚明社会变动为背景,以万历一朝重大史事为素材,以万历帝一生的主要活动为基本框架,以其个性特征为中心,在重新思考、分析的基础上,力求从国事到家事,比较全面地描绘出这位帝王的真实面貌。



# 目 录

第一章 “都人”所出 年幼即位 .....	1
第一节 裕王爱妃之子 .....	1
第二节 六岁进入东宫 .....	9
第三节 冲龄登临大位 .....	15
第二章 用人由我 励精图治 .....	21
第一节 罢免旧相高拱 .....	21
第二节 尊礼“元辅先生” .....	38
第三节 勤政务学并举 .....	46
第三章 君臣合力 共维改革 .....	63
第一节 实行章奏考成 .....	63
第二节 大力穷治学校 .....	73
第三节 排除前进阻力 .....	82
第四节 再斥五位朝臣 .....	98
第五节 清丈全国田亩 .....	109
第六节 推广“一条鞭”法 .....	124
第四章 由治转乱 朝局大变 .....	137
第一节 “太师”居正病死 .....	137
第二节 降发太监冯保 .....	145
第三节 垂戒威权震主 .....	152
第四节 开始由治变乱 .....	172
第五章 令军三征 有得有失 .....	184
第一节 平息宁夏叛乱 .....	184



第二节	出师援朝抗倭 .....	194
第三节	南征播州之役 .....	211
第六章	争夺国税 镇压“民变” .....	223
第一节	到处“开矿榷税” .....	223
第二节	镇压“市民运动” .....	244
第七章	贪图荣誉 纷争“国本” .....	262
第一节	抛弃“都人”王氏 .....	262
第二节	立储犹豫不决 .....	272
第三节	“国本”又起余波 .....	292
第四节	专宠福王常洵 .....	317
第五节	拒不册立太孙 .....	332
第八章	晏然深宫 党争加剧 .....	345
第一节	一身“酒色财气” .....	345
第二节	卅年“万事不理” .....	361
第三节	加剧廷臣党争 .....	370
第九章	辽东失控 殃民祸国 .....	394
第一节	后金政权诞生 .....	394
第二节	经营辽东惨败 .....	399
第三节	走完人生旅程 .....	414
附 录	万历帝大事年表 .....	425
后 记	.....	458



## 第一章 “都人”所出年幼即位

### 第一节 裕王爱妃之子

从秦朝开国皇帝秦始皇,到清朝末代皇帝宣统,时间跨越两千多年,社会变迁,山河永在。无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而皇帝制度却是一脉相承,始终不变,历朝历代都是实行家天下。每一个朝代的皇帝,都是单色调,永远出于一姓一家。这种制度,融封建宗法制度与封建等级制度于一体,集全国军政大权于一人。它既神圣不可侵犯,而又明了简单:皇位是世代相承的。皇帝本人无子者,以“兄终弟及”,由皇弟继承大统。有子可嗣者,是“父死子继”。子,有嫡、庶之分。妻(皇后)生为“嫡”,妾(妃嫔)生为“庶”。有嫡立嫡,无嫡立庶。各依“长幼有序”论定。谁也不得越分颠倒。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法律。谁触犯这条法律,谁就是十恶不赦的叛逆。

明代也是这样。

在明代 276 年中,有“兄终弟及”的。如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无子,死后由其叔伯兄弟朱厚<sub>𠄎</sub>继位。也有“父死子继”的。但自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宣德)之后,由于皇后多数没有生男,更多的是由妃嫔所生的庶子继承皇位。如,明英宗朱祁镇(年号正统、天顺)、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明孝宗朱<sub>祐</sub>樞(年号弘治),以及万历帝的祖父和父亲等,都



是妃嫔所生的庶子。

万历帝本人,亦是庶子。他的生母原是伺候朱载堉的一名宫女。

朱载堉,是嘉靖帝朱厚熜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二十三日,母康妃杜氏。3岁授封裕王。

嘉靖帝共有8个儿子,依次为:

长子朱载基(即哀冲太子),出生二月而殇。

次子朱载堉(即庄敬太子)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初六日出生。十八年二月初一日立为皇太子。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加冠礼,即将出阁读书。过了两天,于三月十七日突然病作,自度难免于死,北向拜曰:“儿去矣。”遂端坐气绝而死,英年早逝。

四子朱载训,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二十九日,比朱载堉晚一个月又六天。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分封制度,凡是未立为皇太子的皇子,一律封为亲王,长大以后建藩就国(封地,亦称封国)。嘉靖皇帝在立次子为皇太子的同一天,立朱载堉为裕王,朱载训为景王。嘉靖三十二年(1553),裕、景二王同时移居各自的王府,开始独立生活。史称“时裕、景二王并居外邸,礼服无异”,<sup>①</sup>享受同等的待遇。嘉靖四十年(1561)二月十七日,景王从命出京赴封国德安(今湖北安陆)。之国四年,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正月初九日死,年29,无子,谥恭,史称景恭王,归葬于北京西山。

五子朱载堉(即颖殇王)、六子朱载堉(即戚怀王)、七子朱载堉(即蓟哀王)、八子朱载堉(即均思王),俱未成年而殇。

从上可见,在嘉靖皇帝命归黄泉之前,他的八个儿子中,

<sup>①</sup>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4。



幸存者唯第三子裕王朱载堉一人。

封建皇帝自称为“真龙天子”，他们的儿子也就成了“龙子”。父子都是“龙”。皇太子朱载堉死后，廷臣屡次请依长幼为序，册立朱载堉为皇太子，嘉靖皇帝至死不听。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嘉靖皇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自中年以后，更加狂热信奉道教。到了晚年这种荒诞可笑的心理变态，越发无限膨胀。对方士们编造的修炼成仙之类的胡言乱语深信不疑，一心一意梦想长生不老。甚至“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sup>①</sup>以为再立“真龙天子”的接班人，就会克了他自己，使自己不能永享天年。所以，坚拒不再册立太子。父子双方也从此长期隔绝，恩怨滋生，关系紧张。景王的生母卢氏，比起裕王的生母杜氏，又多几分姿色，颇得嘉靖皇帝宠爱。而景王此人又性好贪，不仅好货财，喜淫乐，而且在出京之国以前，时时欲谋太子位。一些大臣也积极为其暗中活动，谋划册立。嘉靖皇帝害怕夜长梦多，迅速做出抉择：以“王（指裕王）长且贤，继序已定，而中外危疑，乃令景王之国”<sup>②</sup>。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景王出京之国并已死亡以后，朝廷内外以“本支未树”，太子未立，时时“为忧”，而嘉靖皇帝却依然不明确裕王的继序地位。反而时常传出一些令裕王闻之心寒的消息，使他不得不负荷着沉重的心理压力。在压抑、苦闷、恐惧中煎熬岁月，前后在裕王府生活了13个年头。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圣主命名》。

② 《明史·穆宗本纪》。《万历野获编》卷4《太子册宝》亦说：嘉靖皇帝对裕王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将来皇位非他莫属。但另外有一种说法完全不同。说嘉靖皇帝一直厌恶裕王，偏爱景王。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1云：“穆宗在裕邸，景王未之国，爱幸日异。”《明史》卷216《吴山传》称：“景王之藩，非帝意也。”张居正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嘉靖皇帝一日忽有疑于裕王，欲废长立幼，后经内阁大臣徐阶为之从容劝解，其疑始释。



据说朱载堉“居潜邸中十余年，未有游娱弋猎之幸”<sup>①</sup>。为环境和形势所迫，对于物欲、色欲的追求还有所节制。其时先后被他选为妃子，有案可查的，有昌平人李氏和通州人陈氏。另外一位就是原在裕王府里侍候他的宫女，叫做李氏。余者无考。

宫女李氏(1445~1614)，即后来的孝定李太后(又称慈圣皇太后)。北直隶顺天府通州<sub>郡</sub>县(治所在今北京市通县东南<sub>郡</sub>县镇)人，家庭世代“以匠为业”<sup>②</sup>，祖籍山西<sup>③</sup>。父亲李伟(1510~1583)<sup>④</sup>，字世奇。在迷信思想大肆泛滥的封建时代，大概每一个有点名气的人，不是有一段经过精心加工的传奇故事，便是被涂上一层厚厚、光怪陆离的神秘色彩，使人感叹不已，而又不可理解。李伟，这位以女而贵显一时的皇亲国戚，及其后来成为一代名太后的女儿李氏，也有这样一段神奇的传说。史称：李伟小的时候，有一天在村头玩耍，一位过路的道士看见他，十分惊奇地对旁人说：“此儿骨相，当位极人臣。”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一月十九日，李伟果然在甜蜜蜜的梦里，梦见有五色彩车和五颜六色的旗帜、鼓号，浩浩荡荡地引导他从空中下降到卧室，其妻即生下李氏<sup>⑤</sup>。后来，李伟为了逃避兵火，携老扶幼从通州<sub>郡</sub>县迁居京师(北京)。李氏也渐渐长大成人，被选入宫，到裕王府做宫女，日夜侍候裕王朱载堉。

宫女，又称“宫人”、“都人”，在宫中地位最低，往往为人

- ① 《明穆宗实录》卷 1。
- ② 《文秉·定陵注略》卷 1《慈圣壶范》。
- ③ 《明史》卷 219，《张四维传》。
- ④ 万历帝即位后，封武清伯，死赠安国公。
- ⑤ 《明史》卷 300《外戚·李伟传》。



瞧不起。可是,这位李氏却非一般“都人”可比,也不像有些年青的女子那样脆弱、轻浮。她为人聪明能干,处事稳重,又有几分天姿国色。所以很快就被裕王看中。到了府里不久,朱载堉就进封她为妃,并成为他最得宠的妃子。而李氏侍候裕王,亦是“敬共夙夜,罔懈于中”<sup>①</sup>。

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十七日,是明朝历史上永远值得人们记住的重要日子。这一天酉时,李氏生下了裕王朱载堉的第三个男孩。顿时合府欢声笑语、灯火通明、喜气洋洋。这个男孩,就是前面提到的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

朱载堉共有六女、四男。四男分别为:

长男朱翊钤,母昌平李氏,5岁亡,谥宪怀太子。

次男朱翊钤,生母姓氏无考,生未及一年薨,谥靖悼王。

四男朱翊鏊、三女寿阳公主、五女瑞安公主,也都是“都人”李氏的亲生骨肉。

裕王再得三子,本是一件喜事。但是宫廷禁地,高深莫测。在这个神秘的世界里,始终是时而充满欢乐,时而又怨声四起;时而平平静静,时而又风雨交加。当朱翊钧一离开母体的时候,年方19岁的李氏,似乎一下子忘记了分娩时的剧痛,马上露出满面笑容。裕王朱载堉听到儿子落地的哭声,更是喜上心头,春风得意。王府里,宫廷内,不知有多少人向他们道喜,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可是,这种喜庆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因是,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这个皇孙来到人间产生了一种令人生畏的逆反心理。对此,有一段史料记载是这样描绘的:

<sup>①</sup> 谈迁《国榷》卷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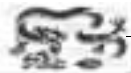


穆宗皇帝早先在裕王府的时候,日夜危惧不安。万历皇帝出生之时,他不敢奏报。直到两个月以后仍不敢给这个新生的儿子剃头发。有一天,一个最得宠的宫女利用一个方便的机会,将情况告知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一听竟然大为震怒,并且严厉训责她。从此,宫中人人害怕,莫知所为。太监黄锦经过再三思虑,仍找不到好办法。有一次,他忽然看到嘉靖皇帝面有喜色,立即叫宫女和太监们在殿廷栏杆所到之处,都摆上酒杯、器具。嘉靖皇帝出来时问这是为什么?太监黄锦立即跪在地上,奏言:皇上有喜。皇上说:什么喜?黄锦回话:请皇上自己想想。皇上迟疑良久,说:想来唯有生了一个孙子,有点可喜而已。黄锦一听,立即叫宫女、太监们磕头,高呼万岁。于是礼官才敢把皇孙朱翊钧诞生的消息,向嘉靖皇帝奏报<sup>①</sup>。

皇权的威力就这样令人可怖。由于嘉靖帝没有发下圣旨,朱翊钧不仅没有从他祖父那里得到一点爱心,甚至连起个名字的权利也没有,他的名字是5岁时才起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说:

“今日皇上万历帝,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出生于裕王府。于时嘉靖皇帝受到“二王不相见”之说的迷惑,凡是裕王府的喜庆,一概不准向他奏报。是年四月,西苑玉兔生子,七月又有白龟育卵象征祥瑞的事情。廷臣都为此上表向皇上表示祝贺。而今日皇上万历帝出生满月,却没有敢奏请举行剪头发礼。到了万历帝的父亲隆庆皇帝即皇帝位,大臣们奏请立皇太子。隆庆皇帝才命令

<sup>①</sup>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10《纪述一》。



先给孩子起个名字,稍后再议册立太子的事。这样才在隆庆元年(1567)正月,给这个新生的第三男孩起了个名字,叫做朱翊钧。按照明代祖宗订的制度,龙子龙孙应在出生一百天之内正式命名。而万历帝到起名字的时候,已经五岁了。朱明王朝的皇孙,从来未有延误日期如此之久的。”<sup>①</sup>

人丁兴旺,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皇家和百姓的美好愿望和共同追求。嘉靖皇帝为何对子孙的繁衍感到极大恐惧?根据有些史料提供的信息表明:他的这种恐惧症是以前就有的。在裕王的长子朱翊<sub>武</sub>出生时,有人上疏庆贺,贺文中有一句话:“庆贤王(指裕王)之有子,贺圣上之得孙。”谁也不会想到,嘉靖皇帝竟然见疏火冒三丈,大怒不止,猛力用剑击疏,说:“可斩。”<sup>②</sup>如今他又旧病复发,对这个刚刚“呱、呱”落地的第三个孙子,怀着同样愤恨的阴暗心理,把正常人认为是头等喜事的添子增孙,视为大灾大难,出生不准奏报,出生以后又不让剃发,不给起名字。相反却把白兔产子、白龟育卵这类普通的生物现象,作为“吉祥”之兆,让群臣及时上表庆贺。嘉靖皇帝产生这种心理扭曲、价值取向反差的缘由何在?有人以为是“源出于一种极端自私的狂想”,所以对传子育孙一事感到畏惧失位<sup>③</sup>。这里顺便提一句,后来朱翊钧对皇长子和皇长孙的冷漠态度,和现在他祖父对他们父子的态度几乎一模一样,这或许是心理变态隔代遗传。

嘉靖皇帝的变态心理,不仅伤害了皇孙,而且伤害了他

① 《万历野获编》卷2《圣主命名》。

② 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38。

③ 韦庆远:《论隆庆》,《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



的儿子。在他看来,眼前直接威胁他永享天年的是裕王。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所以他连过年过节都不准裕王去见他,更不用说平时入宫问安了。父子关系变幻莫测,裕王的精神状态自然飘忽不定。裕王在府里,一方面“起居出入动遵礼法”,严格按照君臣、父子的双重关系,小心谨慎,恭恭敬敬地对待父皇。另一方面,又经常对这种冷酷无情的父子关系,对父皇拒不立太子、仇视儿孙的行为,感到不满和怨恨。但是他又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父皇为他精心设计、周密安排的生活日程,撞开东宫之门。然而,世界并非单色调,现实总是充满着矛盾,千变万化。父皇的怪态,使他日夜为之伤心;而“父死子继”的传统法规,又天天给他带来宽慰。况且在景王死后,他又是父皇唯一活下来的儿子,这一天大的优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这样他就可以抱着继统的巨大希望,呆在京城的王府里,苦苦地等待着,有朝一日正式承统继序的到来。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十四日,彻底改变裕王朱载堉命运的時刻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嘉靖皇帝病死于乾清宫,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本,而由道教狂热信徒统治的时代,在瞬息间结束了。嘉靖皇帝在临终之前留下一纸遗诏,其中头一条就是命裕王朱载堉承袭大统。十二月二十六日,朱载堉即皇帝位,改元隆庆,以明年为隆庆元年。

朱翊钧,这位皇孙在朱明王朝的份量,也随着父亲登上皇位,而变得非同小可了。

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裕王生了第三个儿子,而不知道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更谈不上立他为皇太子。尤其是在皇祖嘉靖皇帝的眼里,他简直就是洪水猛兽,不准人们谈论他,更不允许立他为皇太孙:



世庙(嘉靖皇帝)晚年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sup>①</sup>。

现在,朱翊钧得到的是一片称颂,说他“聪英天纵”,是“不世出之令主”,“长而天表严重,广颡<sup>②</sup>领,龙行虎视,目光四射,指顾生威,而圣度益渊穆”,“天性至孝”等等<sup>②</sup>。朱翊钧这个小孩子,也确实叫他父亲喜欢。他嘴甜,会来事。有一天隆庆皇帝在宫中骑马,跑得快点,朱翊钧说:“陛下是天下主,小心点,别摔着。”隆庆皇帝一听大喜,立即下马把他抱起来,赐银慰问。陈皇后有病另居别宫,朱翊钧每天都随母亲李氏去问候起居。陈皇后听到脚步声就喜欢他,赶快爬起来出门迎接。取经书问他,没有不会的,李氏也很高兴。从此两宫更加和睦相处。朱翊钧的二位兄长,俱于隆庆元年三月以前去世。如此一来,朱翊钧在父皇朱载堉<sup>③</sup>的心目中,无疑是帝祚永延最理想的接班人。

## 第二节 六岁进入东宫

东宫,为皇太子的住所。也是皇位继承人的代称和象征。

皇太子之称始于汉代。以后历代相沿不改。

隆庆元年(567)正月初十日,礼部上疏请册立皇后和皇太子。这是隆庆帝即位以后,廷臣第一次请立朱翊钧为皇太子。隆庆帝接到奏疏时认为,当时皇后未册立,而且朱翊钧还没有起名字。所以对立太子的事暂时没有同意。他下诏

① 《谷山笔麈》卷2《纪述一》。

② 《明神宗实录》卷1。



说：“立皇后可以立即举行，皇子年幼，又未赐名，待稍后再议册立。”

正月十八日，隆庆帝正式为儿子起名字，赐名翊钧。

“翊”与“钧”二字，原来的含意究竟是什么？

权威辞书《辞海》的释文为：

翊 辅助。如 翊赞 翊卫；

钧，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古代的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另为制陶器所用的转轮。

隆庆帝在赐名的诏书中，对“翊”字未作说明。对“钧”字，他做了如下解释，并要求儿子要永远牢牢记住：

“朕今恭恭敬敬地请命于祖宗，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者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sup>①</sup>。”

由此可见，朱翊钧的名字，“翊”可以说是他们兄弟的辈分。“钧”字的用意极深，除兼具上述《辞海》所解释的两种意思之外，还意味着朱翊钧将来必是“圣王”，并希望他认真学习“圣王”安邦定国的本领等多层含义。

朱翊钧赐名不久，隆庆元年（1567）二月初九日，隆庆帝按照原定计划，册封继妃陈氏为皇后。时过一个多月，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册封朱翊钧的生母李氏为贵妃。贵妃，在当时宫中后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陈氏。而皇后陈氏因为无子，而且多病，不久即被废居别宫。李氏实际上取代了皇后的位置，起到了皇后的作用。母以子贵。母亲所以显贵，是得福于儿子。因此，隆庆帝册封李氏这件事，对朱翊钧来说是一个绝好的信号，意味着他即将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sup>①</sup> 《国榷》卷 65。